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五至

詳校官編修_臣李堯棟

編修_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_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_臣曾際平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

謝氏

莊

春秋圖

佚

南史謝莊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

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寓內為一

何氏

始真

春秋左氏區別

隋志三十卷

佚

隋書宋尚書功論郎

齊晉安王蕭

子懋

春秋例苑

三十卷

佚

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字雲昌世祖第七子撰春秋例

苑三十卷奏之世祖嘉之勅付祕閣

王氏儉春秋音

唐志二卷

佚

杜氏

乾光

春秋釋例引序

七錄一卷

佚

隋書齊正員郎

王氏

延之

春秋音通

隋志十卷

佚

春秋左氏經傳通解

隋志四卷

佚

南史延之字希季仕宋為司徒左長史歷吏部尚書左僕射齊建元元年進號鎮南將軍後為尚書左僕射

領竟陵王師

吳氏略春秋經傳說例疑隱

七錄一卷

佚

梁簡文帝左氏傳例苑

唐志十八卷

隋志不著簡文帝作十九卷

佚

春秋發題

七錄一卷

佚

春秋左氏圖

通志十卷

佚

劉氏

之遊

春秋大意

左氏

三傳異同

佚

梁書劉之遊字思貞南陽涅陽人起家寧朔主簿累

遷中書侍郎兼中書舍人出為南郡太守久之為太
府卿都官尚書太常卿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
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常共討論書籍是時周易尚書
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
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
以上之高祖大悅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
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
公羊稟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

踵胡母仲舒云盛因修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
氏賈誼之藁荀卿源本分鑱指歸殊致詳畧紛然其
來舊矣昔在弱年久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
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
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問也

沈氏宏春秋五辨

隋志二卷

佚

隋書梁五經博士

春秋經傳解

唐志六卷

佚

春秋文苑

隋志六卷

佚

春秋嘉語

隋志六卷

未見

崔氏

靈恩

春秋經傳解

隋志六卷

佚

春秋申先儒傳論

唐志論
作例

隋志十卷

佚

春秋左氏傳立義

隋志十卷

佚

春秋序

隋志一卷

佚

南史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所行乃改說杜
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議以明之時

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
並傳焉靈恩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

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田氏

元休

春秋序

隋志一卷

佚

賀氏

道養

春秋序

隋志一卷

佚

沈氏

文阿

春秋左氏經傳義畧

釋文作義疏

隋志二十五卷

唐志二十七卷

佚

南史文阿字國衛

吳興武康人

通三禮三傳位五經博士

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所撰儀禮八十餘

條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記七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

卷並行於時

陸德明曰文阿撰春秋義疏闕下帙王元規續成之

張氏

沖

春秋義畧

隋志三十卷

佚

隋書陳右軍將軍

北史張沖字叔玄吳郡人仕陳為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畧異於杜氏七十餘事

賈氏

思同

春秋傳駁

十卷

佚

北史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弟思同字仕明為
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
拜侍中卒謚文獻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
冀隆精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
駁冀隆乖錯者一十餘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
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

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
和又持冀隆說竟未能裁正

潘氏

叔虔

春秋經合三傳

唐志作三
傳通論

隋志十卷

佚

春秋成套

唐志
作集

隋志十卷

佚

北史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
思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
精微又有衛凱陳達潘叔虔亦為通解又有姚文安
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

王氏

元規

續春秋左氏傳義畧

隋志十卷

佚

春秋發題辭義記

十一卷

佚

左傳音

唐志三卷

佚

南史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少從吳興沈文阿
受業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喪服仕梁位宣城王記
室參軍陳後主在東宮引為學士俄除尚書祠部郎

自梁代諸儒相傳為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
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
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左傳音三卷

辛氏

子馥

春秋三傳總

佚

冊府元龜辛子馥為尚書右丞以三傳經同說異遂
總為一部傳注並出校比短長會亡未就

劉氏

獻之

春秋三傳畧例

三卷

佚

北史獻之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
不復講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魏承喪亂之後
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六
藝之文雖不悉注所標宗旨頗異舊義撰三傳畧例
三卷

徐氏

遵明

春秋義章

三十卷

佚

北史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遵明乃往讀之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為三十卷

姚氏

文安

左氏駁妄

佚

北史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駁妄

李氏

崇祖

左氏釋謬

佚

北史崇祖字子述申明服氏名曰釋謬

李氏

鉉

春秋二傳異同

唐志十二卷

佚

張氏

思伯

左氏刊例

十卷

佚

北史張思伯河間樂城人善說左氏傳為馬敬德之
次撰刊例十卷位國子博士

樂氏

遜

春秋序論

佚

春秋序義

佚

北史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開府儀同大將軍東

揚州刺史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
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並可觀

辛氏

德源

春秋三傳集注

三十卷

佚

北史德源字孝基

隴西狄道人

仕周為宣納上士

劉氏

炫

春秋左傳杜預序集解

隋志一卷

佚

春秋左氏傳述義

隋志四十卷

唐志三十七卷宋志述義畧一卷

佚

春秋攻昧

唐志十二卷

本傳十卷

佚

春秋規過

唐志三卷

佚

春秋義囊

宋志二卷

佚

顧氏

啓期

大夫譜

唐志十一卷

隋志有春秋左氏譜大夫世譜十三卷疑卽是書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凡七卷起黃帝至周見於
春秋諸國世系傳久稍失其次矣按隋唐書目春秋
大夫世族譜十三卷顧啓期撰而杜預釋例自有世
族譜一卷今書與釋例所載不同而本或題云杜預
撰者非也疑此乃啓期所撰云

晁公武曰譜左氏諸國君臣世系獨秦無世臣

鄭樵曰有杜預春秋公子譜無顧啓期大夫譜可也

李氏諡春秋叢林

唐志十二卷

隋志不著姓氏

佚

冊府元龜李謐涿郡人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二卷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

郁

沈氏

仲義

春秋穀梁傳集解

唐志十卷

未見

蕭氏邕穀梁傳義

唐志三卷

佚

孔氏春秋公羊傳集解

唐志十四卷

佚

孔氏春秋穀梁傳指訓

七錄十四卷

隋志
五卷

佚

張程孫劉穀梁傳四家集解

隋志四卷

佚

按四家集解當是張靖程闕孫毓劉瑤

七名氏春秋左氏傳條例

隋志二十五卷

佚

春秋義例

隋志十卷

佚

春秋義林

隋志一卷

佚

春秋大夫辭

隋志三卷

佚

春秋辨證

唐志作辨證明經論

隋志六卷

佚

春秋左氏義畧

隋志八卷

佚

春秋五十凡義疏

隋志二卷

佚

春秋公羊穀梁二傳評

隋志三卷

佚

左氏評

唐志二卷

佚

左氏音

唐志十二卷

佚

左氏鈔

唐志十卷

佚

春秋辭苑

唐志五卷

佚

春秋雜義難

唐志五卷

佚

春秋井田記

佚

史繩祖曰後漢循吏傳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云井田之義有五一日無泄天時地氣二日無

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
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按春秋井田記不見於
他書獨此引用故表而出之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

九

唐章懷太子

賢

春秋要錄

唐志十卷

佚

陸氏

德明

春秋釋文

八卷

存

按陸氏釋文左傳六卷公羊穀梁各一卷

孔氏

穎達

等春秋正義

唐志三十六卷

存

穎達序曰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海而治萬物四時

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
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為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
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
之大旨為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三始之目章於帝軒
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
紀繇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
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

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
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逢時若
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
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嘆銜書之鳳乃似喪家
之狗既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
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
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
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

鴻猷遂寢漢德旣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
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
之等各為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
冠雙屨將絲綜麻方鑿圓柄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
又為左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
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按先儒
優劣杜為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於今其為義疏者
則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麤可於經傳

極踈蘇氏則全不體本文惟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
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為翹楚然聰慧辨博
固亦罕儔而探蹟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
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
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
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
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按
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注云卻缺稱

人者未為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穀戰同按穀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其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穀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注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按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衛為質及宋逃歸按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

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
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
得有姊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長說況其
餘錯亂良可悲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勅刪
定據以為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儀俱違則
特申短見雖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
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
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

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
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
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大學助
教雲騎尉臣隨德素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
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

崇文總目按漢張蒼賈誼尹咸鄭眾賈逵皆為詁訓
然參用公穀二家至晉杜預專治左氏其後有沈文
阿蘇寬劉炫皆據杜說貞觀中穎達據劉學而損益

之長孫無忌等又復損益其書乃定皇朝孔淮等奉
詔是正

中興書目穎達參劉沈之說兩義俱違則斷以已意
晁公武曰自杜預專治左氏學其後沈文阿蘇寬劉
炫皆有義疏而炫性矜伐雅好非毀規杜氏之失一
百五十餘事義特淺近然比諸家猶有可觀今書據
以為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

陳振孫曰自晉宋傳杜學為義疏者沈蘇劉沈氏義

例彙可經傳極疎蘇氏不體本文惟攻賈服劉氏好
規杜失比諸義疏猶有可觀

楊氏士勛春秋穀梁傳疏

唐志十二卷

存

崇文總目唐國子四門助教楊士勛撰皇朝邢昺等
奉詔是正令太學傳授

春秋公穀考異

宋志五卷

佚

徐氏

文遠左傳義疏

唐志六十卷

佚

左傳音

唐志三卷

佚

舊唐書徐文遠洛州偃師人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大業初為太學博士時人稱文遠之左氏褚巖之禮魯達之詩陸德明之易皆為一時之最文遠所講釋多立新義先儒異論皆定其是非然後詰駁諸家又出已意博而且辨聽者忘倦武德六年高祖幸國學觀釋奠遣文遠

時為國子博士

發春秋題諸儒設難蠡

起隨方占對皆莫能屈

黃淵曰徐文遠發題徧舉先儒異論分別是非乃出

已意折衷不知合乎夫子否也

陰氏

弘道

注春秋左氏傳序

唐志一卷

佚

王氏

玄度

注春秋左氏傳

唐志卷七

佚

王氏

元感

春秋振滯

唐志二十卷

佚

啖氏

助

春秋集傳

佚

春秋統例

佚

助自述曰三傳分流其源則同擇善而從且過半矣
予考覈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亦以愚意裨

補闕漏商權得失研精宣暢期於浹洽尼父之志庶
幾可見疑殆則闕以俟君子謂之春秋集傳集注又
撮其綱目撰為統例三卷以輔集傳通經意焉 又
曰予所著經傳若舊注理通則依而書之小有不安
則隨文改易若理不盡者則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則
全削而別注其未詳者則據舊說而已但不博見諸
家之注不能不為之恨爾

陸淳曰啖先生諱助字叔佐關中人也聰悟簡淡博

通深識天寶末客於江東因中原難興遂不還歸以
文學入仕為台州臨海尉復為潤州丹陽主簿秩滿
因家焉陋巷狹居晏如也始以上元辛丑歲集三傳
釋春秋至大厯庚戌歲而畢趙子時宦於宣歙之使
府因往還浙中途過丹陽乃詣室而訪之深話經意
事多嚮合期反駕之日當更討論嗚呼仁不必壽是
歲先生即世時年四十有七是冬也趙子隨使府遷
鎮於浙東淳痛師學之不彰乃與先生之子異躬自

繕寫共藏以詣趙子趙子因損益焉淳隨而纂會之
至大厯乙卯歲而書成

新唐書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天寶末調臨
海尉丹陽主簿善為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
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為統例助愛公穀二
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
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
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又左氏

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
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民非也

宋祈曰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
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
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謬誤先儒畏
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擴訕三家不
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
從而唱之遂顯於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

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
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
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而自謂
紛紛助所階已

王哲曰啖趙二子相繼發明聖人之意指摘三傳之
謬固有功矣然探聖人之意或未精斥三傳之謬或
太察可謂入聖人之門而游乎宮庭之間者也其堂
奧則未知也

邵子曰春秋三傳之外陸淳啖助可以兼治

徐積曰啖趙二氏有大功於春秋但未能全盡耳考其所學蓋不止於春秋貫穿經義窮極是非所論不苟若斯人者豈易得哉

陸九淵曰啖趙說得有好處故人謂啖助有功於春秋

程秘曰聖人作春秋一用周典而啖助以為用夏為本

張樞曰啖氏春秋卓然有見於千載之下

趙氏

匡

春秋闡微纂類義統

十卷

闕

匡自述曰啖先生集三傳之善以說春秋其所未盡則申己意條例明暢真通賢之為也惜其經之大意或未標顯傳之取舍或有過差蓋纂述僅畢未及詳省爾予因尋繹之次心所不安者隨而疏之

陸淳曰趙子天水人為殿中侍御史淮南節度判官
新唐書匡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陸質所稱為
趙夫子者質與啖助子異裒錄助所為春秋集注總
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

章拱之曰趙氏集啖氏統例集注二書及已說可以
例舉者為闡微義統十二卷第三四卷亡逸

楊慎曰杜預作春秋釋例趙匡作春秋纂例蓋以春
秋難明故以例求之至於不通則又云變例變例不

通又疑經有闕文誤字嗚呼聖人之作豈先有例而後作春秋乎

陸氏質集注春秋

唐志二十卷

佚

呂溫代草進表曰臣聞惟睿作聖觀乎人文達則化成窮則垂訓先師所以祖述堯舜志在春秋懸衡百王撥亂三季正大當之本清至公之源通羣芳以誠

貞天下於一動無不順道德之要機斷無不齊帝王
之利器而梁木既壞生知蓋寡三傳得失索隱未周
羣儒異同致遠皆泥沒微言於滋蔓亡要旨於多岐
奧室不開漫逾千祀天其或者將有俟焉陛下德合
乾坤明竝日月氣和物茂遠至邇安欲以人情為田
講學而耨鎮定皇極輝光時雍道之將行實在今日
臣不揣蒙陋斐然有志思窺聖奧仰奉文明以故潤
州丹陽縣主簿臣啖助為嚴師以故洋州刺史臣趙

臣為並友考左氏之疎密辨公穀之善否務去異端
用明本意助或未盡敢讓當仁臣有可行亦刈其楚
輒集注春秋經文勒成十卷上下千載研覃三紀玄
首雖白濁河已清微臣何幸與道相遇竊以德之匪
鄰骨肉無應道苟訢合古今相知然則堯舜之心非
宣尼不見宣尼之志非陛下不行庶因儀鳳之辰永
洗獲麟之恨臣官忝國學思非出位道為家寶罪實
欺天謹昧死寫前件書詣東上閣門奉進

舊唐書陸質吳郡人本名淳避憲宗名改之質有經學尤深於春秋少師事趙匡匡師啖助顯傳其學為給事中

柳宗元作墓表曰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其本則專其所學

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
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
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
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
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
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
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
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注十篇

辨疑七篇微旨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聖
人為主以堯舜為的芑羅芻覬膠轄下上而不出於
正其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好惡喜
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
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子爭臣尚
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
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為古君臣圖
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阼而理尊優師儒

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於京師某月日葬於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為能文聖人之書通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

崇文總目唐給事中陸淳纂初淳以三家之傳不同故采獲善者參以啖助趙匡之說為集傳春秋又本褒貶之意更為微旨條別三家以朱墨紀其勝否又撫

三家得失與經戾者以啖趙之說訂正之為辨疑
程伯子曰陸淳得啖趙而師之講求其學積三十年
始大光瑩絕出於諸家外雖未能盡聖作之蘊然其
攘異端開正途功亦大矣

晁公武曰啖助字叔佐閩人趙匡字伯循天水人微
旨自為序公武嘗學春秋閱古今諸儒之說多矣大
抵啖趙以前學者皆專門名家苟有不通寧言經誤
其失也固陋啖趙以後學者喜援經擊傳其或未明

則憑私臆決其失也穿鑿均之失聖人之旨而穿鑿之害為甚啖氏製統例分別疏通其義趙氏損益多所發揮今纂而合之凡四十篇

陳振孫曰初潤州丹陽主簿趙郡啖助叔佐明春秋傳洋州刺史河東趙匡伯循質從助及伯循傳其學助考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補以己意為集傳集注又撮綱目為統例助卒質與其子異繕錄以詣伯循請損益焉質隨而纂會之大厯乙卯歲書成

質本名淳避憲宗諱改焉故其書但題陸淳助之學
以為左氏叙事雖多解意殊少公穀傳經密於左氏
至趙陸則直謂左氏淺於公穀誣謬實繁皆孔門後
之門人但公穀守經左氏通史其體異爾丘明夫子
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
語俱題左氏遂引以為丘明且左傳國語文體不倫
序事多乖定非一人所為也蓋左氏廣集諸國之史
以解春秋子弟門人見事迹多不入傳或復不同故

各隨國編之以廣異聞自古豈止一丘明姓左乎按
漢儒以來言春秋者惟宗三傳三傳之外能卓然有
見於千載之後者自啖氏始不可沒也唐志有質集
注二十卷今不存然纂例辨疑中大畧具矣又有微
旨二卷未見質梁陸澄七世孫仕通顯黨王叔文侍
憲宗東宮會卒不及貶然則其與不通春秋之義者
相去無幾耳

集傳春秋纂例

唐志十卷

存

淳自述曰啖子所撰統例三卷皆分別條疏通會其義趙子損益多所發揮今故纂而合之有辭義難解者亦隨加注釋兼備載經文於本條之內使學者以類求義昭然易知其三傳義例可取可舍啖趙具已分析亦隨條編附以祛疑滯名春秋集傳纂例凡四十篇分為十卷云

朱臨序曰柳子厚與元次山論春秋書言自得集傳
常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為給事中始得執弟子
禮未及卒業而先生云亡復有先生墓表謂說春秋
者百千其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而無有及其
根源者獨先生得啖趙而師承之講述三十年其
經始大光瑩乃為先生能文聖人之書通於後世遂
興門人世儒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其見尊於當世如
此子厚文章宗匠也以韓退之之賢猶不肯高以為

師獨肯執弟子禮於陸氏前則陸氏之學從可喻也
以陸氏之賢復肯執弟子禮於啖趙前則啖趙之蘊
又可量也自孔子沒前先生幾千餘年矣後先生又
數百年矣卒未有出其書之右者豈非膠於偏見而
至然耶兩漢通經者以董仲舒為第一然猶膠於穀
梁不克別白餘可知也臨嘗從師學識其大畧復得
先生所為書乃益曉發若瞰淵際危而獲梯航力不
勉則已勉焉則無高深不濟也惜乎不得人人傳之

以速其遠到子厚謂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
人之道況有明敏勤篤之資者乎近歲取人以通經
為尚學者無小大以不通經為恥則此書之傳為時
羽翼豈可忽哉

袁桷後序曰近世春秋家立褒貶於字義茫不知盡
性之理按其形模以中有司程式為精巧天理人慾
三尺童子矜矜然猶能言之春秋之學廢矣習三傳
者惟文詞是師左氏盛而公穀廢矣武夷胡氏作傳

止於七家唐世傳春秋者皆廢矣噫士何事春秋哉
吾里樓宣猷公晚歲欲明義例之說時永嘉陳君舉
舍人為春秋傳遂序其意而焚其橐每語後進當以
唐陸淳集注纂例清江劉氏傳為下手予家所藏纂
例乃寶章桂公所校號為精善按纂例他無善本審
此書廢已久聞蜀有小字本惜未之見唐志纂例十
卷集注三十卷微旨二卷辨疑七卷予來杭復得微
旨二卷乃皇祐間汴本聞茗溪直齋陳氏書目咸有

之當搜訪以足此書以假友人得脫灰燼劉氏傳乃
先越公居宥府時岳肅之侍郎所遺家諱咸以絳羅
覆其上書當永為子孫寶俾勿墜

吳萊後序曰自唐世言文者一變而王楊盧駱再變
而燕許三變而韓柳雖其文振八代之弊及見當世
經生攻訓詁治義疏則深敬之太常殷侗新注公羊
退之欲為之序韋得挂名經端以蘄不朽及寄詩盧
仝又言其抱遺經束三傳然仝所著春秋摘微一卷

間見一二未甚為學者輕重惟子厚答元饒州書恒
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執弟子禮會先生病子厚出邵
州竟不克卒業先生蓋河東陸淳元沖也與子厚同
郡且云先生師天水啖助及趙匡知聖人之旨兼用
二帝三王法至先生大備春秋集注纂例辨疑微旨
等書苞羅旁魄輾轉上下一出於正於是乎春秋有
啖趙陸氏之學往予北遊京師始從國子學見陸氏
纂例十卷是金泰和間禮部尚書趙秉文手本太原

板行後又得陸氏辨疑七卷微旨二卷而集注久闕
自唐世學者說經一本孔氏正義及宋之盛說者或
不用正義六經各有新注爭為一己自見之論而欲
求勝於先儒已成之說宋子京傳唐事猶不滿於啖
助者豈啖助實有以開之故歟雖然啖趙陸氏未可
毀也後之學者自肆於藩籬閭域之外口傳耳剽而
不難於議經者必引啖趙陸氏以自解是或未之思
也夫

柳貫後序曰陸文通先生春秋纂例十卷平陽府所刊本末有識云泰和三年五月十三日秉文置其裝標猶用宋紹聖間故門狀紙蓋金仕宦家物也延祐三年貫客京師而得之校其中闕亡三十一紙從朋友假善本手書完裝綴成袁先生之學其於春秋粹矣春秋言本三家公穀主釋經左主載事由漢立學官師資殊指故時時彈刺以相高言之嘔而道之裂也唐啖趙氏作始析同辨異有義有例明三家之要歸

示一王之矩則其道繁然矣先生嘗承趙學著其所聞為書曰纂例微旨辨疑此其一也貫將讀而釋之益求二書不踵為余有耶蓋私竊喜之按金章宗之十一年改元泰和其三年則癸亥歲也於時北學稱趙閑閑公秉文即公名知為趙氏所藏無疑後癸亥七年章宗復土中原瘞於兵又二十五年而金亡矣是書免於灰殘躪滅以萬毀一存於壁藏瓿覆之餘傳閱幾姓幾室而至於余逆而計之亦一百一十六年物

也況今無板本豈不尤可珍也哉得書後二年八月
廿五日記

春秋辨疑

唐志七卷

存

淳自述曰集傳取舍三傳之義可入條例者於纂例
諸篇言之備矣其有隨文解釋非例可舉者恐有疑
難故纂啖趙之說著辨疑

朱臨序曰春秋一其經而三家異其傳學者如目
多岐茫洋不知適從聖人之境雖勞無到日矣近
古固多議其非然出於臆斷學者愈惑以聖人之蘊
如彼其深而專斷於一中材之臆其可惑也宜矣唐
有陸氏總啖趙之說為纂例為辨疑所得獨多於近
古以啖趙之賢而陸氏兼之其得多也亦宜矣考其
舛排誣妄剔抉潛隱如翦榛莽見坦夷聖賢之境可
直趨而遠到矣纂例雖傳而世不全獨辨疑無遺辭

而學春秋者當自辨疑始故予廣其傳慶厯戊子
何喬新曰春秋因三傳而經旨益明者有焉因三傳
而經旨反晦者有焉至啖趙陸淳之辨明而後人之
學有所據矣

華察後序曰自漢以來言春秋者大抵守三傳而已
其能卓然有見於千載之後者自唐啖趙二子始至
陸文通乃集合二家之說作纂例及辨疑數十篇其
有功於經甚大顧其書今世罕傳余同年陸給事浚

明得舊本以示吳邑令汪君君刻之踰年告成而君以考績去矣浚明深於春秋方盛有所論著以續文通之業異時當別有傳之者汪君名旦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

春秋微旨

唐志二卷

今本三卷

存

淳自序曰傳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韶盡美矣又盡

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推此
而言宣尼之心堯舜之心也宣尼之道三王之道也
故春秋之文通於禮經者斯皆憲章周典可得而知
矣其有事或反經而志協乎道跡雖近義而意實蘊
奸或本正而末邪或始非而終是賢智莫能辨真訓
莫能及則表之聖心酌乎皇極是生人以來未有臻
斯理也豈但撥亂反正使亂臣賊子知懼而已乎故
今撮其微旨總為三卷三傳舊說亦備存之其義當

否則以朱墨為別其有與我同志思見唐虞之風者
宜乎齋心極慮於此得端本清源之意而後周流乎
二百四十二年褒貶之義使其道貫於靈府其理浹
於事物則比屋可封重譯而至其猶指諸掌爾宣尼
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矣豈虛言哉豈虛言哉
柳宗元曰微旨中明鄭人來渝平量力而退告而後
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
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

[illegible]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
卷一百七十六

五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

十

韓氏

滉

春秋通例

唐志無例字

唐志一卷

佚

舊唐書滉工書兼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其能

未嘗傳之好易象及春秋著春秋通例及天文事序
議各一卷

王謹曰韓晉公治左氏為浙江東西道節制屬淮寧
叛亂發戎遣饋案籍駢雜而未嘗廢卷在軍中撰左
氏通例一卷刻石金陵府學

陶宗儀曰浣字太沖京兆人貞元中官至左僕射同
平章事封晉國公謚忠肅

按顧著作況撰韓公行狀云賦春秋七篇著

通例六卷與唐志不同

殷氏傳公羊春秋注

佚

韓子答書曰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又聞口授指略私
心喜幸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此宜在擯
而不教者今令序所著書惠出非望近世公羊學幾
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
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

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克勤綣綣若此之至如遂蒙開
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誣
其又奚辭 又薦狀曰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
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殷侑兼通三傳旁及諸
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

馮氏 仇 三傳異同

唐志三卷

佚

舊唐書馮伉本魏州元城人後家京兆大厯初登五
經秀才科建中四年又登博學三史科為給事中充
皇太子及諸王侍讀著三傳異同三卷順宗即位拜
尚書兵部侍郎改國子祭酒

唐會要元和四年四月給事中馮伉著三傳異同三

卷

施氏

士馬

春秋傳

佚

新唐書士弓吳人大厯時助匡質以春秋士弓以詩
仲子陵索彛韋彤韋蒞以禮蔡廣成以易强蒙以論
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弓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
由四門助教為博士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
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弓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
鑿之學徒為異同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
苦旁求然後為得邪

按柳子厚道州文宣王廟記有春秋師晉陵蔣

堅雖未有傳書而唐人之說經者寡附識於此

樊氏

宗師

春秋集傳

唐志十五卷

佚

韓愈作墓志曰紹述以金部郎中出為綿州刺史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為諫議大夫

計敏夫曰宗師字紹述襄陽節度使澤之子

盧氏

全

春秋摘微

通考四卷

中興書目一卷

佚

中興書目盧仝春秋摘微一卷十二公凡七十六事
許顗曰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舊有之辭簡而遠得聖
人之意為多

晁公武曰盧仝春秋摘微四卷其解經不用傳然旨
意甚疎韓愈謂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
蓋實錄也祖無擇得之於金陵崇文總目所不載

李燾曰全治春秋不以傳害經最為韓愈所稱今觀
其書亦未能度越諸子不知愈所稱果何等義也舊
聞全解惠公仲子曰聖辭也而此乃無之疑亦多所
亡逸云

劉氏軻 三傳指要

唐志十五卷

佚

軻自序曰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然

然則春秋蓋聖人之文乎聖人之文天也天其少變乎故詩有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例變之為義也非介然溫習之所至蹟乎其粹者也軻嘗病先儒各固所習互相矛盾學者準裁無所豈先聖後經以闢後生者邪抑守文持論敗潰失據者之過邪次又病今之學者涉流而迷源捨經以習傳據其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此所謂去經緯而從組纈者矣既傳生於經亦所以緯於經也三家者蓋同門而異戶庸得不

要其終以會其歸乎愚誠顓蒙敢會三家必當之言
列於經下撰成十五卷目之曰三傳指要冀始涉者
開卷有以見聖賢之心焉俾左氏富而不誣公羊裁
而不俗穀梁清而不短韋是非殆乎息矣庶儒道君
子有以相期於孔氏之門 又自述曰貞元中軻僅
能執經從師元和初方結廬於廬山之陽農圃餘隙
積書牕下日與古人磨礱湔心歲月悠久寢成書癖
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議十卷翼孟子

三卷雖不能傳於時其於兩曜無私之燭不為隳棄
矣 又曰予抵羅浮始得師於壽春楊生生以傳書
為道者也三代聖王死其道盡留於春秋春秋之道
生以不下牀而求之不失其指每問一卷講一經說
一傳疑周公孔子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若迴環在
坐似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元和初下羅浮抵匡廬
匡廬有隱士茅君語經之文歷歷如指掌予又從而
明之忘其愚瞽有三傳指要

王定保曰軻慕孟軻為人故以名焉少為僧止於豫章高安之南果園復求黃老之術隱於廬山既而進士登第文章與韓柳齊名

計敏夫曰軻字希仁元和末登進士第卒於洛州刺史與吳武陵並以史才入史館

徐氏彥春秋公羊傳疏

通考三十卷

存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援證淺局出於近世或云徐彥撰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始令太學傳授以補春秋三家之旨

晁公武曰其書以何氏三科九旨為宗本其說曰何氏之意三科九旨正是一事爾總而言之謂之三科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三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三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

九旨也

陳振孫曰廣州藏書志云世傳徐彥不知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後也

韋氏表微春秋三傳總例

唐志二十卷

佚

計敏夫曰表微字子明中書舍人敬宗嘗語左右欲相之

新唐書表微敬宗時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尤好
春秋病諸儒執一槩是非紛然著三傳總例全會經
趣

許氏康佐等集左氏

唐志三十卷國史補作六十卷

佚

實錄太和九年四月許康佐進纂集左氏傳三十卷
五月以御集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宣付史館

唐會要太和九年五月御集春秋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

新唐書許康佐貞元中舉進士宏辭為翰林侍講學士遷禮部尚書

李肇曰許康佐進新注春秋列國經傳六十卷上問閻弒吳子餘祭事康佐託以春秋義與臣窮究未精不敢容易解陳後上以問李仲言仲言乃精為上言之上曰朕左右刑臣多矣餘祭之禍安得不慮仲言

曰陛下留意於未萌臣願遵聖謀

高氏重春秋纂要

唐志四十卷

佚

新唐書重字文明士廉五代孫文宗時翰林侍講學士帝好左氏春秋命重分諸國各為書別名經傳略

要歷國子祭酒

李氏瑾春秋指掌

唐志十五卷

佚

崇文總目春秋指掌唐試左武衛兵曹李瑾撰瑾集諸家之說為序義凡例各一篇抄孔穎達正義為五篇采摭餘條為碎玉一篇集先儒異同辨正得失為三篇取劉炫規過申證其義為三篇大抵專依杜氏之學以為說

李燾曰其第一卷新編目錄多取杜氏釋例及陸氏

纂例瑾所自著無幾而序義以下十四卷但分門抄錄孔穎達左氏正義皆非瑾所自著也學者第觀正義及二例則此書可無且瑾之意特欲以備科試應猝之用耳初不為經設也其名宜曰左氏傳指掌不當專繫春秋本朝王堯臣崇文總目及李俶圖書志皆以先儒異同規過序例等篇為瑾筆削蓋誤矣寫本或謔舛復用正義刪修之乃可讀惟篇首數序瑾所自著者既無參考亦不敢以意改定姑仍其誤云

陸氏希聲春秋通例

唐志三卷

佚

崇文總目唐陸希聲撰因三家之例裁正其冗以通

春秋之旨

張氏傑春秋圖

唐志五卷

佚

崇文總目唐張傑撰以春秋所載車服器用都城井
邑之制續而表之

春秋指元 宋志作指掌圖

唐志十卷 宋志二卷

佚

崇文總目唐張傑撰摘左氏傳文申釋其義

裴氏 安時 左氏釋疑

唐志七卷

佚

新唐書注字適之大中江陵少尹

第五氏泰左傳事類

唐志二十卷

佚

新唐書注字伯通青州益都人咸通鄂州文學

成氏玄公穀總例

唐志十卷

佚

新唐書注字又玄咸通山陽令

黃氏敬密春秋圖

一卷

佚

中興書目春秋圖一卷唐會昌中黃敬密撰

王應麟曰國史志作春秋兩霸列國指要圖因序有

晉霸楚霸之語

郭氏翔春秋義鑑

唐志三十卷

佚

皮氏日休春秋決疑

十篇

存

晁公武曰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隱鹿門山
自號醉吟先生咸通八年登進士第為著作佐郎太

常博士乾符喪亂東出關為毘陵副使陷巢賊中賊遣為讖文疑其譏已遂害之

陸游曰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為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稱會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為吳越丞相父璩為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此則日休未嘗陷賊為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光業見吳越備史頗詳

孫仲容在仁廟時仕亦通顯乃知小說謬妄無所不
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直有守非欺後世者可信不
疑也故予表而出之為襲美雪謗于泉下

裴氏光輔春秋機要賦

宋志一卷

佚

孫氏邵春秋無賢臣論

一卷

存

王應麟曰孫邵論春秋無賢臣蓋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

浙江志孫邵奉化人唐末為左拾遺朱溫篡唐著春秋無賢臣論即脫冠裳服布衣超然肥遯養晦林泉著書紀年悉用甲子以示不臣之義

李氏象續春秋機要賦

宋志一卷

佚

王氏鄒彥春秋蒙求

宋志五卷

佚

崔氏表春秋世本圖

宋志一卷

佚

氏玉霄春秋括囊賦集注

宋志一卷

佚

楊氏蘊春秋公子譜

宋志一卷

佚

程端學曰蘊字藏機

春秋年表

宋志一卷

存

岳珂曰春秋年表三朝藝文志不載作者名今諸本或闕號名或紊年月參之經傳多有舛錯不無刊寫之誤如諸國君繼立有篡奪者表止書某立今增入諸國君有弑殺表例書某卒今改定諸國君卒或年與月誤或稱某公子若弟與兄誤今考注疏刊正諸國君卒與立皆書惟魯闕今依經傳添補如鄭莊公卒表書厲公突立突出奔按經傳昭公立宋人執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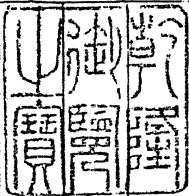
仲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如莒著丘公去疾表
書又名郊公按傳著丘公卒郊公不感注郊公著丘
公子如楚莊王旅誤為旋晉景公孺誤為儒若此類
不可枚舉皆以經傳正之史記年表書事今表止書
繼立循舊不敢增 又曰按館閣書目元豐中楊彥
齡撰二卷紹興中環中撰一卷今本一卷與紹興中
本及藝文志所載者同

張氏 暄 春秋龜鑑圖

宋志一卷

佚

王應麟曰自魯周迄陳蔡載其名氏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八至

詳校官編修_臣李堯棟

編修_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_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_臣曾際平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十一

陳氏岳春秋折衷論

唐志三十卷

佚

岳自述曰聖人之道以春秋而顯聖人之文以春秋

而高聖人之文以春秋而微聖人之旨以春秋而興
入室之徒既無演釋故後之學者多失其實是致三
家之傳並行於後俱立學官焉噫絕筆之後歷戰國
之艱梗經暴秦之焚蕩大漢初興未暇崇儒術至武
帝方設制策延天下英雋有董仲舒應讖記而通春
秋仲舒所業惟公羊傳仲舒既歿則有劉向父子向
受業穀梁歆業左氏左氏之道假歆而振自斯學者
愈茂欲存左氏而廢公穀則西漢鴻儒向焉欲存公

穀而廢左氏則丘明與聖人同代是以皆各專一傳
夫經者本根也傳者枝葉也本根正則枝葉固正矣
本根非則枝葉曷附焉胡公羊穀梁第直釋經義而
已無他蔓延苟經義是則傳文亦從而是矣經義非
則傳文亦從而非矣左氏釋經義之外復廣記當時
之事備文當時之辭與二傳不類或謂丘明授經於
仲尼豈其然歟苟親受之經則當橫經請問研究深
微間不容髮矣安得時有謬誤致二傳往往出其表

邪蓋業左氏者以二傳為證以斯為證謂與聖人同
時接其聞見可也謂其親受之經則非矣聞不如見
見不如受丘明得非見歟公羊穀梁得非聞歟故左
氏多長公穀多短然同異之理十之六七也鄭玄何
休賈逵服虔范甯杜元凱皆深於春秋者也而不簞
糠蕩秕芟稂抒莠掇其精實附於麟經第各釀其短
互闢其長是非千種惑亂微旨其弊由各執一家之
學學左氏者則訾公穀學公穀者則詆左氏乃有膏

盲廢疾墨守之辨設焉謂之膏盲廢疾者則莫不彌
留矣亡一可砭以藥石者也謂之墨守則莫不堅勁
矣亡一可攻以利者也

按此當是岳序而其文未全

司空圖曰岳所作春秋折衷論數十篇瞻博精緻足
以下視兩漢迂儒矣

崇文總目唐陳岳撰以三家異同三百餘條參求其
長以通春秋之義

王定保曰陳岳吉州廬陵人少以詞賦貢於春官晚從
鍾傳為同舍所譖退居南郭以墳典自娛著春秋折
衷論三十卷光化中執政議以蒲帛徵傳復辟為從
事

晁公武曰其書以左傳為上公羊為中穀梁為下此
其異同而折衷之岳唐末十上春官晚乃從鍾傳辟
為江西從事

吳萊後序曰自西漢學者專門之習勝老儒經生世

守訓詁不敢少變繼而舊說日以磨滅新傳之後出者獨傳於今春秋一經始立公羊氏學又立穀梁氏學東漢左氏學又盛行古傳後出者日勝後儒注古傳而世亦取後出者為宗公羊氏有胡毋生嚴彭祖顏安樂而後何休獨有名穀梁氏有江公尹更始而後范甯獨有名左氏前有劉子駿賈逵服虔後有杜預故預亦獨有名嗚呼豈預必能為左氏忠臣哉休固陳舊客也自謂妙得公羊本意故今有公羊墨守

十四卷穀梁廢疾三卷左氏膏肓十卷北海鄭康成
獨反之學者多篤信康成今猶見寧所集穀梁解又
服虔自有左氏釋癰一卷不見也雖然公穀左氏三
家之說後出者皆傳於今殊不知胡毋生江公劉子
駿諸人復云何也藉令諸人所說不廢至今並傳孰
能有以大公至正之道一正之哉不然猶治亂絲益棼
之也訛日以訛舛日以外不以聖人之經觀經而徵
諸傳不以賢者之傳解傳而又徵諸何氏范氏杜氏

獨何歟章今三家之說尚未泯則唐陳岳之折衷此也庶有得乎蓋昔漢儒嘗以春秋斷獄予謂非徒經法可以斷獄而獄法亦可以斷經何者兩造之辭具備則偏聽之惑無自而至矣揚子雲曰衆言淆亂折諸聖讀春秋者曾不明漢晉諸儒之遺論又何貴乎學者之知經也哉

按陳氏折衷吳立夫集有序則元時尚存今不復可得矣惟山堂章氏羣書考索續集載

有二十七條茲具錄於後隱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謂周平王公羊謂周文王穀梁謂周平
王折衷曰春秋所以重一統者四海九州同
風共貫正王道之大範也迺以月次正正次
王王次春春次年年次元斯五者編年紀事
之綱領也故書王以統之在乎尊天子卑諸
侯正升黜垂勸懲作一王法為萬代規俾其
禮樂征伐不專於諸侯也故用隱之元統平

之春存平之正得不書平王歟苟曰周書始
命之王則二年復書何王必不然也平王明
矣斯公羊之短左氏穀梁得其實矣隱元年
不書即位左氏謂居攝也公羊謂成公立桓之
意穀梁謂隱避非正也折衷曰夫遜者君臣
之大節也苟不失其正則聖人必重之春秋
必韙之穀梁謂非正豈微旨歟隱之遜非徒
為桓蓋成先君歸仲子之意春秋實尼父之

日月也日月之垂昭昭然非遜國之賢君曷
以居其首哉居斯之首與居諸史之首則正
創業之主斯之首則聖人特筆之以冠十二
公矣如定易非乾象無以冠之七十傳非夷
齊無以冠之三千子非顏閔無以冠之又春
秋正桓母之喪不正隱母之喪桓母書夫人
薨隱母書君氏卒斯皆正隱讓之明言而聖
人崇謙遜之風戒僭亂之俗成王化之本也

左氏公羊得其實穀梁之說短矣桓元年書
王左氏通謂之魯用周歷故書王苟不失班
歷則不書公羊無傳穀梁謂桓弑立以為無
王之道故不書折衷曰春秋歲首必書王者
聖人大一統也書王必次春書正必次王謂
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王稟於
春正稟於王以載行事以立綱紀綱紀立而
後條貫舉條貫舉而後褒貶作褒貶作而後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定是以凡書王皆用周之班厯或不失班厯則不書以明上尊天子下卑諸侯以正王道也苟不班厯而不書王則并正去之雖是月有事第書其事而無其正何者王既不書正將奚附苟班厯而書王則併正在焉雖是無事亦書空正月以紀之何者王既書之正宜在焉自始至末無毫釐之差穀梁謂桓篡立以為無王之道故

不書王去聖人之旨遠矣斯穀梁之短公羊
無辭左氏得其實桓八年正月己卯蒸五月
丁丑蒸左氏曰春即夏之仲月非過時而書
公羊曰譏亟也穀梁曰蒸冬事而春興之志
不敬也折衷曰凡郊祀各有其時苟得其時
則國之常禮國之常禮則不書之於冊也夫
所書者或志其過時或刺其失禮皆非徒然
故啓蟄則郊之時也龍見則雩之時也始穀

則嘗之時也閉蟄則蒸之時也周以建子為
歲首夏以建寅為歲首夫啟蟄者則夏之春
周之夏也龍見者則夏之夏周之秋也始殺
者則夏之秋周之冬也閉蟄者則夏之冬周
之春也春秋用周正以建子為歲首書正月
蒸則夏閉蟄而蒸得其時矣既得其時則是
周之常禮其何以書之書之者為五月復蒸
也五月復蒸一則失其時二則失其禮正月

蒸正也五月蒸不正也書其正以譏其不正
左氏謂非過時而書得其旨公羊謂譏亟近
之穀梁謂冬事春興遠矣莊元年不書即位
左氏曰文姜出故也公羊曰繼弑君不言即
位穀梁曰先君不以其道終故不言即位折
衷曰春秋十二公惟隱莊閔僖不書即位蓋
聖人因舊史之文無他旨隱以遜桓居攝莊
以父弑母出僖閔國危身出復入不備禮即

位故不書公穀謂弑君不言即位則威繼隱
之弑君即位何也又稽定公先君薨于乾谿
六月癸卯喪至句其月戊辰即位春秋以是
書之蓋備禮則書明矣左氏得其旨元年秋
築王姬之館于外左氏曰得禮之變公羊曰
非禮穀梁與左氏同折衷曰聖人修述惟重
其禮法得其宜則書以是之非其宜則書以
刺之有循常而書者有變文而書者循常而

書如戰伐災異之類是也變文而書如君氏
卒大去其國之類是也循常而書者史冊之
舊文也變文而書者聖人之新意斯築于外
是書莊公變禮得其宜聖人變文示其法也
蓋天子之女下嫁于諸侯則同於諸侯之禮
而天子使單伯送王姬于齊以魯為主公與
齊襄有不同天之讐又公方在諒闇不宜行
吉禮于廟以齊之強以王之尊大義難距迺

築館于外上不失尊周之儀中不失敬齊之
體下不失居喪之節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
之誤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左氏曰追
命桓公褒稱其德公羊曰追命加貶也穀梁
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非正也折衷曰褒有
德賞有功黜不服責不臣斯四者聖人筆削
之旨也苟有德可褒有功可賞生賜之不及
則死錫之何異苟無德可褒無功可賞雖生

而錫之亦非矧其死乎吁春秋十二公惟桓
之罪大桓始以篡弑不義而立終以惟薄不
修而薨古人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桓既不
能正其初又不能護其末其畏何如哉天王
之錫曷為而來錫春秋經書天王之命生而
賜之惟文成二公死而錫之惟桓公而已苟
曰加貶則不宜備禮而書為使榮叔來錫桓
公命則於文無所貶稽其旨諸侯强王室弱

雖生賜死錫皆非有賞功褒德之實第務其姑息而已聖人多存內諱內弑君猶不書詎肯筆削錫命歟左氏第曰褒德未盡其旨穀梁謂無求錫命近之公羊曰加貶未得其實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左氏曰與微者狩失禮可知也公羊曰稱人諱與讐言狩穀梁曰人齊侯者卑公也卑公不復讐而刺釋怨也折衷曰凡戰伐盟會苟君臣不敵則必恥之

矧其狩乎狩者非大於戰伐盟會也戰伐盟會者不得已而為之狩者在我而已苟公自狩于境內則為人事也越境與齊狩則非人事也既非人事則必齊侯召公同狩公不肯自與齊之微者狩也苟自與微者狩則必為魯諱當書及齊人狩于禚不曰公矣如文二年書及晉處父盟也噫人齊侯者蓋刺公也刺其非王事而與不同天之讐狩斯穀梁近

之左氏公羊俱誤九年八月壬申及齊師戰
于乾時我師敗績杜曰不稱公戰公敗諱之公曰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謂自誇大以取敗
也穀曰不言及者主名內之卑者也折衷曰
敗績義在桓十年來戰論中明矣第評書及
而已凡公自伐曰公伐某國如莊九年公伐
齊納子糾遣大夫伐則曰某伐某國如隱二
年無駭帥師入極與國伐公不與謀則曰

會某師伐某國如桓十六年公會宋師伐
鄭公與謀則曰公及某師伐某國如宣四年
公及齊侯平莒及剡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或敗績第曰及如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
升陘或使微者不列于春秋亦第曰及桓十
七年及齊師戰于奚斯書及者是敗績諱之
明矣杜得其旨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左氏
不以日為例公羊曰桓盟不日信之也穀梁

曰不日信桓也折衷曰穀梁以桓盟不書日
謂齊桓公信著于諸侯桓盟皆不日究其微
旨殊不然春秋書內事或繫日或繫月或繫
時內事繫日如書卒葬嫁娶大災異內事繫
月如書蒸嘗雩望是也內事繫時如書蒐狩
土功是也外事第從赴告而已盟會外事也
不赴以日則不日斯桓之盟不日者不赴以
日也苟曰桓盟不日桓方伯之際亦有書日

者桓既卒之後復有不書日者方伯之際書
日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二十三年扈之盟
閔元年落姑之盟僖九年葵丘之盟是也既
卒之後不書日則僖二十八年溫之盟二十
九年翟泉之盟文二年垂龍之盟宣七年黑
壤之盟成十八年虛打之盟是也聊舉大者
以明之則知盟會不以日為義例定矣斯左
氏得其實公穀皆誤又曰春秋凡書內事卒

葬嫁娶災異則繫日蒸嘗雩望則繫月蒐狩
田則繫時外事從赴告不告日則不書日桓
之盟不日不赴以日也公穀謂齊桓信著諸
侯桓盟皆不日若然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
僖九年葵丘之盟皆方伯之際何又書日既
卒後僖二十八年溫之盟宣七年黑壤之盟
何又不書日也聊舉大者以觀之則知盟會
不以日為例左得之也二十五年春陳侯使

女叔來聘左曰始結陳好嘉之故不名公曰
字者敬老穀曰不名者天子之命大夫也折
衷曰凡升絀之體惟在爵氏名字而已朝聘
之使苟循常禮無升絀名氏如衛侯使甯俞
來聘苟有可嘉字以貴之如齊仲孫來雖天
子之使苟可嘉亦嘉之可絀亦無所避如天
王使南季來聘故字之宰咺歸賵故貶名之
左謂結陳好嘉之得其旨二十五年秋大水

鼓用牲于社于門左曰非常禮也公曰于社
禮也于門非禮也穀曰既戒鼓以駭衆用牲
可以已矣折衷曰凡書災異多矣大則日月
之食小則水旱之災夫正陽之月陰氣未作
不宜侵陽苟月掩日則臣掩君之象是以伐
鼓用幣正陽既過則一陰生為災輕也故曰
食不伐鼓用幣矣得禮之正也如水旱之災
則國之常不繫于君臣逆順故但書記其為

災而已斯伐鼓用幣者譏其非常也左得其
旨閔元年齊仲孫來左氏曰齊仲孫湫來省
難公羊曰慶父也繫之齊外之也穀梁曰不
曰慶父疎之也折衷曰春秋弑君之賊多矣
聖人莫不書其名而懲之未有隱其名而外之
者也慶父前年弑子般而出于齊猶書曰公子
慶父如齊後年弑閔公而奔莒亦書曰公子慶
父出奔莒出既顯書入豈外之必不然也又凡

公出則書如歸必書至大夫出則書如歸則不
書斯言聖人之體例也如公子友如陳公子遂
如齊公孫敖如晉是也第書去而不書來慶父
安得獨書來公穀不原其理但曰齊無仲孫魯
有仲孫故曰慶父外大夫氏氏族豈有定邪豈
盡著于春秋邪如齊曰賓媚人秦曰西乞術可
謂齊無賓媚人謂秦無西乞術邪因其事則顯
因其事不顯者衆矣二傳不知齊仲孫之氏族

而謂之魯慶父穿鑿矣丘明通見舊史而曰
仲孫湫來省難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又
曰猶秉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當是
時慶父弑二君國幾亡為非仲孫湫語之于
齊桓齊桓取魯如左右手故曰齊桓存三亡
國以屬諸侯則魯與邢衛也是以貴湫而書
其字斯左氏得其實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
宋公衛侯盟于洮鄭伯乞盟左氏曰乞盟者

鄭新服未與會故別言乞盟也闕穀梁曰其

君之子者國人不子也折衷曰公羊嫌與弑
君同故稱先君公子吁申生死重耳夷吾奔
既而獻公卒迺立奚齊是獻公之素志奚齊
立則其君也里克殺之是弑其君也何謂嫌
與弑君同歟苟不奚齊為君則來年曷以書
里克弑其君卓卓與奚齊得無同乎是非有
嫌明矣穀梁謂國人不子而稱其君之子益

誤矣稽其旨凡先君未葬其嗣子不稱君不稱爵既葬而君之爵之故齊之弒先君未葬也故稱其君之子卓子之弒獻公已葬故稱其君卓斯左氏得其實文二年經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左氏曰五穀猶有收公羊曰記異穀梁曰歷時而言之文不憂雨也折衷曰聖人之文苟異于常則必有旨常文者史冊之舊文也異于常者筆削之微旨

也斯文異于常矣凡旱之為災多繫于夏如
竟夏不雨則為災矣故書旱之常文曰夏大
旱是竟夏不雨書為災也有旨之文則弗然
如僖三年書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是旱不竟夏書不為災也不曰不為災異第
書六月雨則不為災可知矣斯書自十二月
不雨至于秋七月歷四時而言之又夏在其
中則為災可知矣故不復曰大旱苟亦曰夏

大旱則嫌，嫌，嫌，春冬之不雨，苟備書，厯四時不雨而更曰大旱，則嫌文之繁。斯聖人之旨，書早明矣。如書螽蟥有蜮，有蜚，不曰為災而災可知也。三家俱失其實。宣十五年，宋人及楚平左氏曰：宋人及楚平。公羊曰：宋人及楚人平。穀梁曰：宋人及楚平俱貶也。折衷曰：春秋襄公與楚爭，伯故相攻伐，至斯方已。宋楚皆大國，非有內外也，非有升降也。雖曰楚非中

國自入春秋久矣凡書盟會戰伐皆與中國
等公羊意謂曷以人宋而不人楚苟人之則
宜俱人之苟國之則宜俱國之稽其體例凡
盟會戰伐君在不稱君而稱人則貶也大夫
在不稱大夫而稱人亦貶也苟非戰伐盟會
第書其國則一稱君一稱臣是為升絀一曰
大夫一曰人亦為升絀苟非此例則以國敵
國人不為升絀矧宋楚之平亦何所絀歟聖

人以其不繫升絀苟曰宋人及楚人平則為
文之繁故簡而書之斯左氏穀梁得其旨公
羊之誤成元年作丘甲左氏曰譏重欽公羊
曰譏始使也穀梁曰使四人皆作甲折衷曰
穀梁謂士農工商為一丘今丘作甲是使四
人皆作甲以為非正奚見之淺歟公羊謂四
丘為甸甸出甲士三人今乃使一丘之地出
甲士斯近之亦未盡其旨噫苟如是二說則

必書曰丘出甲必不曰作丘甲也究其旨謂之丘甲者丘則賦之本名加之以甲則賦之總號非獨為出甲矣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斯丘則魯賦之本名也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車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使丘出之故曰丘甲左氏謂譏重欲得其旨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

陽之田歸之於齊左氏曰使來語魯使還齊也公羊曰脅我使歸之也穀梁曰緩詞也不使晉制命於我也折衷曰汶陽者本魯之田而齊取之成二年鞏之戰齊師敗績齊使國佐賂晉紀甌玉磬與地以和之晉使齊歸我汶陽之田至斯齊晉未有釁隙齊復求汶陽于晉晉復使我還齊荀曰脅我使歸之則必書曰晉侯使韓穿來歸汶陽之田于齊矣而

曰來言汶陽之田非脅之明矣窮其旨是和
好之言使我徐徐自歸于齊不使齊魯復有
怨隙然考其情不無臨制聽其言則宛且遜
聖人為魯故不書其情而書其言斯左氏穀
梁得其實公羊之誤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
從乃不郊杜曰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公
羊曰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穀梁曰五卜強
也折衷曰春秋常祀不書郊常祀也書之或

以非時非禮不苟然也凡禮不卜常祀五卜
郊非禮也公羊謂不免牲故曰乃不郊以其
僖三十一年襄七年書乃免牲不曰乃不郊
故也噫乃免牲與不郊其文雖殊其旨無異
書乃不郊則是乃免牲也聖人互文非有別
也是以二書乃免牲三書乃不郊杜得之二
傳皆誤襄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
止宋華定衛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城杞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乃
治杞公羊曰善其城王者之後穀梁曰杞危
而不能自守故諸大夫相帥以城之變之正
也折衷曰夫伯主之於諸侯雖曰先姬姓而
後異姓然於正救之道第同盟而共尊王室
則異姓亦無碍矣苟不同盟而不尊王室則
姬姓亦有嫌焉如城邢城楚邱城緣陵皆伯
主帥諸侯而城矣齊桓公城緣陵得非遷杞

邪奚齊桓城杞而無詞晉平城杞而異論故
聖人以常文而書之無譏無刺非升非絀也
公羊穀梁俱不足取左氏以杞無事而晉以
外族之故帥諸侯而城之載鄭子太叔與衛
太叔儀之言曰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
所謂廣記當時之事然于經之傳斯得其實
矣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氏曰秋書再雩旱甚也公羊曰又雩者非

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穀梁曰有繼之詞也折衷曰春秋不書常祭其或書之各有旨或為過時而書或非禮而書斯書雩數矣以多為過時斯書上辛之雩非為過時也非為非禮也是正雩之時也何者龍見而雩雩用夏夏之仲月斯書周之七月則夏之仲月也故曰正雩之時常祭不書正雩得非常祭歟曷以書之書之者為季辛又雩也亦猶書正

月蒸五月復蒸正月正也五月蒸不正也書其正以譏其不正斯上辛雩正也季辛又雩旱甚也書其正以明其旱甚復雩也左氏得其旨穀梁謂有繼之詞近之公羊謂聚衆以逐季氏遠矣定元年春王杜曰公之始年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公曰定何以無正月公即位後也穀曰定無正始也昭無正終也折衷曰春秋諸公即位之歲有書即位者有不

書即位者然皆備五始以謹其始惟定公即位第書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三家以是之互荀曰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則隱無正終桓曷以書正始桓莊僖閔亦然奚皆書之攷其旨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薨于乾侯定公正月不即位者喪未歸也至六月癸亥公之喪至是月戊辰公方書即位所以不書正月公即位六月也杜得其旨十年齊人來歸鄆

謹龜陰之田左氏曰孔子受盟請反汶陽之
田公羊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來歸之
穀梁曰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
下孔子曰笑君罪當死乃使殺之齊人為是
歸之折衷曰齊魯甥舅之國代為婚姻時或
侵或伐或平或牒靡有所定故上書春及齊
平次書夏公會齊侯于夾谷終書齊人來歸
鄆謹龜陰之田是二國平和之後會于夾谷

齊侯使萊人以兵刼公尼父以公退以大義
沮之曰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
齊人聞遽辟之乃盟曰齊師出境不以三百
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尼父曰不反汶陽之田
吾以供命者亦如之故齊人來歸所侵之田
噫齊強國也魯弱國也以力爭之不可以
勢競之不可也惟可以義服之以言折之聖
人用是而齊沮其謀反其田斯左氏得其旨

公羊穀梁皆短十五年五月辛亥郊左氏曰
書過也公羊曰三卜之後遇吉所以五月郊
也穀梁曰譏不時也折衷曰凡郊祀卜牛禮
也卜郊非禮也何者牛可改郊不可改也牛
苟不吉則改之苟有傷則改之郊必其時也
先亦非禮也過亦非禮也以不卜者不可改
故也苟卜必書之何者刺其非禮也苟過時
必書之何者亦刺其非禮也公羊謂三卜遇

吉所以五月郊設三卜胡不書之如成十年
書五卜襄七年書三卜郊襄十一年書四卜
郊而第書辛亥郊歟斯誤矣稽其旨上書饗
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書五月辛亥郊書改卜
牛正也書五月郊不正也是刺不時而非禮
明矣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短哀十二年
春用田賦杜曰兵賦之法因其田賦通出馬
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

故言田賦公曰軍賦十井不過一乘今復用
田賦過十一也穀與杜同折衷曰春秋常賦
不書苟書之必譏其重歛也復書用田賦可
知其害人矣謂作者不宜作謂用者不宜用
皆聖人之微文也自作丘甲之後已破十一
之稅矣田賦軍賦本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
別為田明矣杜氏穀梁得其旨十四年西狩
獲麟左氏曰麟者仁獸聖王之瑞公羊曰

非中國之獸穀梁曰不外麟于中國也折衷
曰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斯麟者瑞也曷以
書之者非為祥瑞而書以聖人感麟至而書
也夫言祥瑞豈限中國四夷歟苟以非中國
之物而為瑞則西域獻吉光獸之類皆原為
瑞必不然矣蓋取其隱見不常天下有道則
至為瑞明矣然公羊曰顏回死子曰天喪予
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為仲尼之應

顏回子路則聖人重愛之弟子也聞其死曰
天喪予者皆痛惜之辭安可以獲麟為比麟
鳳則王者之瑞既出無其應聖人遇感麟而
起以修春秋麟出既非為已春秋修亦非為
已蓋懲惡勸善為百世之法如河不出圖洛
不出書吾已矣夫斯皆為周德之衰無明王
之應非為已也孟軻謂仲尼之道高於堯舜
何道窮之有左氏得其實公羊穀梁之短也

攷岳書凡三十卷十不存一唐人說春秋者
啖趙陸三家而外傳者罕矣雖斷圭零璧亦
足寶也

尹氏 玉羽 春秋音義賦

宋志十卷

佚

宋志冉遂良注

春秋字源賦

宋志二卷

佚

宋志楊文舉注

王應麟曰咸平四年正月乙酉知河南府李至上之
以書送秘閣

按尹玉羽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
劉鄴辟為保大軍節度推官仕後唐至光祿
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秦中春秋二

書之外又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
行事散見於冊府元龜

姜氏 虔嗣
春秋纂例 宋志作三傳纂要

宋志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偽唐人姜虔嗣撰以春秋左氏公穀三家
之傳學者抄集之文

馮氏 繼先
春秋名號歸一圖

通考二卷

存

崇文總目偽蜀馮繼先撰以春秋官謚名字裒附初名之左

晁公武曰左氏所書人不但稱其名或字或號或爵謚多互見學者苦之繼先皆取以繫之名下

李燾曰昔丘明傳春秋於列國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稱多者或至四五學者病其紛錯難記繼先集其同

者為一百六十篇音同者附焉於左氏抑亦微有助
云宗大夫莊董泰右大夫詹據傳未始有父字而繼
先輒增之所見異本若子韓皙者蓋齊頃公孫世族
譜與傳同而繼先獨以為韓子皙與楚鄭二公孫黑
共篇蓋誤也

陳振孫曰左傳所載君臣名氏字謚互見錯出故為
此圖以一之周一魯二齊三晉四楚五鄭六衛七秦
八宋九陳十蔡十一曹十二吳十三邾十四杞十五

莒十六滕十七薛十八許十九雜小國二十

岳珂曰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馮繼先撰刊本多訛
錯嘗合京杭建蜀本參校有氏名略同實非一人而
合為一者有名字若殊本非二人而析為二者有自
某國適他國而前後互見者有稱某公與某年而經
傳不合者或以傳為經或以注為傳或偏傍疑似而
有亥豕之差或行數牽連而無甲乙之別若此類非
一今皆訂之經傳刊其譌謬且為分行以見別書若

雜出於經傳與注而止稱經或傳注散見於前後數
年間而止稱某公某年蓋據始見而書之廖本無年
表歸一圖今既刊公穀併補二書以附經傳之後

名字同異錄

宋志五卷

存

蹇氏遵品左氏傳引帖新義宋志作斷義

宋志十卷

佚

崇文總目偽蜀進士蹇遵品撰擬唐禮部試進士帖
經舊式數經具對

李氏三傳異同例

唐志十三卷

佚

新唐書注開元中右威衛錄事參軍失名

亡名氏春秋加減

唐志一卷

佚

崇文總目唐元和時國子監承詔修定以此經字文多少不同故誌其增損以防差駁

中興書目春秋加減一卷訂正左氏句讀字畫訛舛陳振孫曰書稱元和十三年國子監奉勅定不著人名按定偏旁若五經文字之類此本作小牘冊纔十餘板前有睿思殿書籍印末稱臣雋校定蓋承平時

禁中書也

春秋精義

宋志三十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彙事於上分抄杜氏孔穎達言數家之說參以釋文

演左氏傳謚族圖

五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左氏學世譜增廣之貫
穿系序無遺略

春秋龜鑑

宋志一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述春秋周及諸侯世次齊
魯大夫公子公孫初不詳備其後傳寫又失其次序

今存以備計閱

春秋宗族名謚譜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略采春秋三傳諸國公卿

大夫姓名謚號

春秋指掌圖

二卷

佚

國史志春秋指掌圖二卷融據李瑾指掌為圖不著姓

春秋十二國年歷

通考作二十國年表

宋志一卷

佚

國史不知撰人

陳振孫曰不知何人作周而下次以魯蔡曹衛滕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邾莒薛小邾按館閣書目有年

表二卷元豐中楊彥齡撰自周之外凡十三國又按董氏藏書志年表無撰人自周至吳越凡十國又有附庸諸國別為表凡征伐朝覲會同皆書今此表止記即位及卒皆非二家書也

春秋新義

宋志十卷

佚

春秋纂類義統

宋志十卷

佚

春秋通義

宋志十二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八